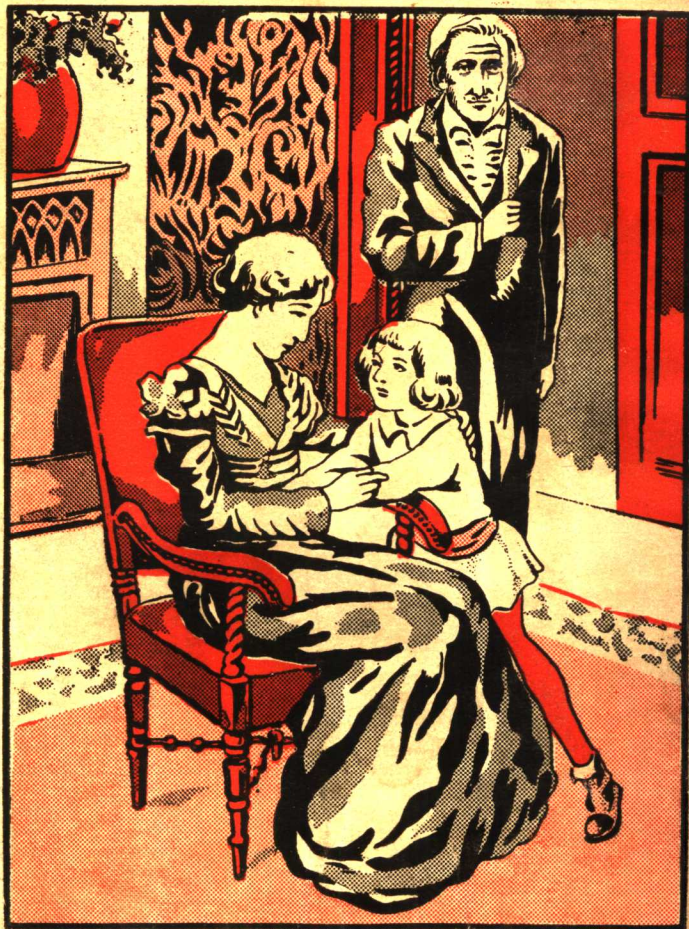


孩子的心理

劉大杰譯

柏涅特夫人著

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柏涅特夫人著
劉大杰譯

孩 子 的 心

上海北新書局發行

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

一九三七年十月五版

孩子的心

每部實價五角半

著者 柏涅特夫人

譯者 劉大杰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一六三號
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平南京
成都廣州

開封武漢雲南昆明
重慶廈門貴陽濟南
西安杭州汕頭長沙

北新書局

在這本書裏面，顯然對照着兩個不同的世界；一個是童心的，一個是反童心的。在童心的世界裏，處處是光明，幸福！微笑與正直；另一個世界呢，充滿了黑暗，苦惱，疲勞與虛偽。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，時時所感傷的，是我一天天地同前一個世界隔遠了，爲追悼我喪失了的「孩子的心」，我執筆譯這本書了。

在少年文學中，這孩子的心，可以說是一本最好的書罷。讀了，可以有兩種好處，第一，因爲本書的故事很有趣，可以引起兒童讀書的興趣，第二，在有趣味的讀物裏，還充滿着一種引導兒童向光明向微笑向正直向快樂的路上走的力量。在作者的筆下，把一個孩子的清冰玉潔的心，戰勝種種陰謀黑暗的環境，那種曲曲折折的描寫，就是大人，也應當虛心地讀一遍罷。

本書的作者，柏涅特夫人（Frances H. Burnett）於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

日，生於英國的Manchester。姓是 Odgson，名是 福蘭司 (Frances)。她在十五六歲的時候，父親因財政上的失敗，全家移居美國了。到了十七歲，就寫小說，投到雜誌上去發表，一八七七年，出了一本小說，題名“That Lass of Lowrie's”，頗得世人的好評。一八七三年，她二十四歲，同柏涅特博士結婚了。在她一八八三年出版的長篇小說“Through one Administration”，是一部描寫華盛頓政府的社交生活的作品。她除了這本膾炙人口的孩子的心和那長篇小說以外，還有以下的作品：

Sarah Crwe

Two little Pilgrims

Little Saint Elizabeth

That Lass of Lowrie's (1877)

Haworth's (1878)

A fair Barbarian (1881)

A lady of quality (1894)

The Shuttle

T. Tembaron (1914)

夫人死於一九二〇年，享年七十一歲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，序於日本海邊。

一、一件很驚奇的事

因為從沒有人說給他聽，所以徐特立克對於這些事，是什麼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的爸爸是個英國人，這是他媽媽告訴他的。但是當他很年幼的時候，爸爸就死了，對於爸爸，當然不能記得很清楚。所記得的，僅僅他是一個很大的人，有碧色的眼睛，有長的口髭，常常把他駝在肩岬上，在房間裏打圈子，覺得是一件最好煩的事。

從爸爸死後，徐特立克感覺到同媽媽最好是不要談論爸爸的事。當爸爸病的時候，他被寄到旁人的家裏去，等到他再回家來的時候，什麼事都完了，他媽媽先時

也患了重病，那時剛剛能夠起來坐在窗旁的椅上。媽媽的面色，是蒼白的，還瘦了些，美麗的臉上的笑渦也沒有了。眼睛似乎是滿了悲傷而且變大了。她穿一身青色的衣裳。

「親愛的！」（他爸爸時常這樣叫他媽媽，於是這小孩子也學着這樣叫。）「親愛的！爸爸好了嗎？」

他觸着媽媽的手知道在顫動，於是他轉着那捲髮的頭，望着媽媽的臉。她臉上似乎有一種什麼東西，使他感到要哭了。

「媽媽！他好了嗎？」他說。

於是，他突然地覺到非用他兩隻手圍住媽媽的頸子，連連地同她接吻不可了。他將柔輦的面頰送向前去，一靠近的時候，媽媽似乎不再許這孩子離開似的，抱住他，把臉靠在他的肩上，傷心地哭起來了。

「是的，爸爸好了！爸爸是完全……完全好了。但是……就是我們倆個人了。」

再一個什麼人也沒有了。」她嗚咽地說。

像他那樣的小孩子，他也知道他那高大的貌美而年青的爸爸是再回來了。以前常聽見說過人家死了的事，他這次知道他爸爸也是死了。然而他完全不了解，這是一件什麼怪事，能引起這樣的悲哀。因為每當他談到爸爸的時候，媽媽必哭泣起來，於是他暗自決定，以後務必不要和媽媽講起爸爸的事了，並且他還覺得以後不要讓媽媽靜靜地坐着，望着那火爐，或是不說話也不行動地望着那窗外。

他和他媽媽，認識的人非常的少。過着世人所謂最孤寂的生活。可是，在徐特立長大一點知道為什麼沒有客人到他家裏來的理由以前，他並不感到那是寂寞。大一點，聽說他媽媽是一個孤兒，當他爸爸和她結婚的時候，在這世上，她是一個完全的孤獨者。

媽媽很美，在一個有錢的老太太家裏當雇伴，老太太對她不親切，有一天，加普登（後來就是徐特立的父親）到這家去訪問的時候，看見她的睫毛上滿着淚

點，跑上樓去，她是那麼可愛的老實和悲傷的樣子，加普登簡直不能忘記她了。接着發生了許多奇遇以後，他們互相了解得很深，相愛得很切，就結婚了。他們這次的結婚，曾引起許多人的非難，可是在這些人裏面，有一個最生氣的，是加普登的父親。父親住在英國，是一個很有錢很有名的貴族，脾氣非常的壞，最討厭美國和美國人。在加普登的上面，他還有兩個兒子。英國的法律，是長子承繼爵位和豐富的財產，若是長子死了，次子是承繼者，加普登生在一個那樣的大家庭裏，自己變成一個富豪的事，簡直沒有希望。

但是，加普登天賦着他兩個哥哥沒有的天才美質。他有美麗的容貌，有魁梧而又優雅的風采，有快活的微笑，有可愛的優美的聲音，他是大胆，又很慈悲，他世上最親切的心，似乎使什麼人，都非敬愛他不可。可是他倆個哥哥，就不是這樣，他們既不美貌，又不親切與聰明。當他們還是小孩子在愛頓的時代就沒有人說他們的好話，進了大學，一點也不用功，專是消耗時間與金錢，長久的學生生活，

差不多沒有一個真實的朋友。那老伯爵，他們的父親常常爲他們失望而受氣。他的長子，不僅不能光澤這高貴的門楣，簡直沒有一點丈夫氣，沒有一點高貴的性質，完全是一個什麼事也不打算，僅是自私的浪費的卑下的人。這個沒有爵位沒有財產的第三個兒子，偏偏全有美質與才力的事，在老伯爵想來，也覺得非常的難堪。因爲他獨有與威嚴的爵位和豐富的財產相當的美質，老伯爵有時差不多對於這美貌年青的兒子，憤恨起來。然而，在他那種驕傲頑固的老年的心底裏，又不得不覺得他非常可愛。有一次他那種喜怒無常的毛病發作了，忽然間他吩咐他的三兒子到美國旅行去了。因爲他那倆放蕩無賴的兒子，給他無窮的困苦，比起可愛的加普登來，常令他生氣，所以他想暫時把三兒送開，不在眼前比較的時候，心裏會好過一點。

但是，六個月以後，老伯爵感着寂寞了。暗中又想着看他的兒子，於是他寫封信給加普登，叫他回家來。他那封信還沒有到的時候，加普登來一家信，告訴父親

說他愛上了一個漂亮的美國姑娘，決定要同她結婚了。當伯爵讀完這信，大大地發起怒來。他的脾氣本來就壞，可是像他這次讀了信那樣大怒特怒的事，以前還沒有過。信來的時候，恰恰在房中的僕人，見了這種樣子，以為他的伯爵忽然中了風，伯爵的發怒，竟到了這樣的程度。

一點鐘的樣子，老伯爵老虎似地狂怒着，於是他坐下去，寫信給他的兒子，告訴他以後永遠不許他走近他的門，不許他寫家信。他叫他想怎樣生活，就怎樣去生活，想到那裏死，就去死，他說他永遠將他從家庭割開了，叫他這一世不要希望父親的幫助。

加普登讀了信，非常悲苦。他很愛英國，很愛他那美麗的家，就是他那壞脾氣的老父親，他也愛他，並且同情他種種的失望。但是，他知道以後再得不着父親的恩惠了。在起初的時候，他真不知道要怎樣辦，他從來就沒有受過工作的訓練，也沒有事務的經驗，但是，他有充分的勇氣和堅強的決心。於是他將英國軍隊的委

仔狀賣去了，經過了一些困難，結果在紐育找了一點事做，就結了婚。

與他在英國往日的的生活比較起來，這時是相差很遠了。但是，他是年青而幸福，他覺得現在努力工作，將來必大有成就。他在一條偏僻的街上，有一棟小房子，他的小孩子徐特立克就生在那裏。家裏什麼都是樸質，然而，只顯得舒服和快樂。他從沒有因為同一個身分低的美的女子結婚而後悔過，因為她是那樣可愛，並且雙方都是互相愛着的。真的，她實在是可愛。生下來的孩子，也很像他的父母。雖說他生在這偏僻的低賤的小屋裏，似乎他是世上一個最幸福的孩子。第一，他總是強健，從沒有麻煩過人，其次呢，他有柔和的性質、愛嬌的樣子，使什麼人都歡喜；第三呢，他是那麼漂亮，看去簡直就是一張畫。普通生下來的孩子，頭都是光光的，可是他一生下來，頭上就有柔軟的細的金色的頭髮，半歲的時候，都成了參次的圓圈，到底地捲着了。大的茶色的眼睛，長的睫毛，可愛的小臉，脊骨很強壯，脚也非常的健，九個月的時候，他就試步了。在一個嬰兒，態度真是好極了，

惹得什麼人都和他親暱。他覺得什麼人都是他的朋友，當他坐着乳母車到街上去，當無論誰同他講話的時候，他必用那茶色的可愛的認真的眼色望着他，接着就是可愛的親切的微笑。於是，他住的那偏僻街上的隣居，沒有一個人不歡喜看他，不歡喜同他談話——就是街角上那個人家叫做怪脾氣的雜貨店老板，也是那樣歡喜他。——並且他是一個月一個月地長得更美貌更好看了。

當他長得大點的時候，跟着乳母，推一張小車出門去。穿一件蘇格蘭式的短而白的外衣，捲的金髮上，帶一頂大白帽。那樣美麗，那樣強壯，使街上的行人都注意他。乳母一回來，就會告訴他的母親，說街上的太太們見了少爺，都停了車子，來看他，來和他談話，當他對於什麼人都像舊友似的，一點也不胆怯，高興地同太太們談話的時候，她們是多歡喜呀！

快活的大胆的和種種的怪樣，惹起人們都歡喜他的事，是他的最大的動人的地方。這大概是由於他那種信任人的性質，和同情什麼人的與希望人家快活像希望自

己快活一樣的那種溫良的心情而生出這種動人的力來的罷。這種力很快地使他了解旁人對他的感情。或者，因為他同着多情的細心的溫柔的上品的父母往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地受了感化罷。在家庭裏，他從沒有聽過半句不親切不禮貌的話，他老是被父母愛着細心地照顧着，所以在他小小的心靈裏，是充滿了親愛的天真的熱情。他時常聽見媽媽叫他種種美麗的可愛的小名，於是他自己也用這些名字，去叫他的媽媽。他時常看見爸爸愛護媽媽，因此他自己也覺得非對她這樣不可。

所以當他知道他爸爸死了再不回來，看見他媽媽是多悲傷的時候，在他親切的小心靈裏，覺得無論如何總要使媽媽快活一點。他當然還是一個小孩子，但是當他爬到她的膝上，和她接吻，將捲髮的頭，放到她的頸上，或是拿玩具畫報給她看，或是當她躺在沙發上，他縮作一團偷偷地走近去的時候，他總存着要使母親快活一點的念頭。小小的他，不知道做其他的事，他只能做他所能做的。可是他所給與母親的慰安，遠在他的豫期以上了。

「呃！瑪利！」他有一次聽見媽媽對一個老僕人說；「那個孩子天真浪漫的，確實想安慰我呢！真的，我知道。他時時帶着可愛的奇異的臉色，似乎爲我難過似的望着我。於是，他會走近我的身旁來愛撫我，或是拿什麼東西給我看。他是簡直是那樣一個大孩子了，我想他什麼都懂了呢！」

他長大一點，他真有許多奇妙的法子，惹得人們非常的高興。母親差不多沒有時候同別人來往，他一個伴就足夠了。老是倆人同着散步，同着談話，同着遊戲。當他長到一個能讀書的孩子的時候，於是他晚上時常躺在爐旁的氈子上，大聲地讀着各種各樣的東西，一時是故事，一時是大人讀的那樣難書，一時又是報紙。常常在這種時候，瑪利在廚房裏，聽見加普登太太，聽見那孩子每說着奇妙的事而發出愉快的笑聲來。

「真的。」瑪利同那雜貨店的老板說；「看着他那可愛的樣子，聽着他說那些好聽的話，無論那個都非笑不可呀！這次大總統選舉的那一晚上，他不是跑到廚房

裏來了嗎？站在火爐的前面，兩隻手插在小口袋裏，他那天真的小臉，像審判官那樣認真似的，看去就是一張畫呀！你想他走來怎麼同我說；「瑪利！我對於選舉很有趣味呢！」他又說；「我是共和黨！母親也是，你也是嗎？瑪利！」我說；「對不起，我是一個最忠實的民權黨呢！」於是他帶着非常不高興的眼色望着我說，「瑪利，那末，美國會亡呀！」從那次以後，他沒有一天不來和我議論，總是要我改入共和黨。」

瑪利非常歡喜他，誇耀他。從徐持立克生的時候，瑪利就來做工了，從他父親死了以後，她是廚子，女僕，乳母還做各種各樣的事情。爲他那文雅而又強壯的身體，和他那可愛的態度，她覺得很可誇耀。特別覺得可誇的，還是他那光亮的捲着的頭髮，在額前波動着，動人的愛嬌的垂在肩上。他從早到晚，總是幫着他的媽媽做他的小衣服，以及修補，或是整理的工作。

「貴族？」她時常說；「真的，就是官家的公子，也沒有像我們少爺這樣美貌